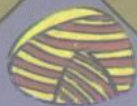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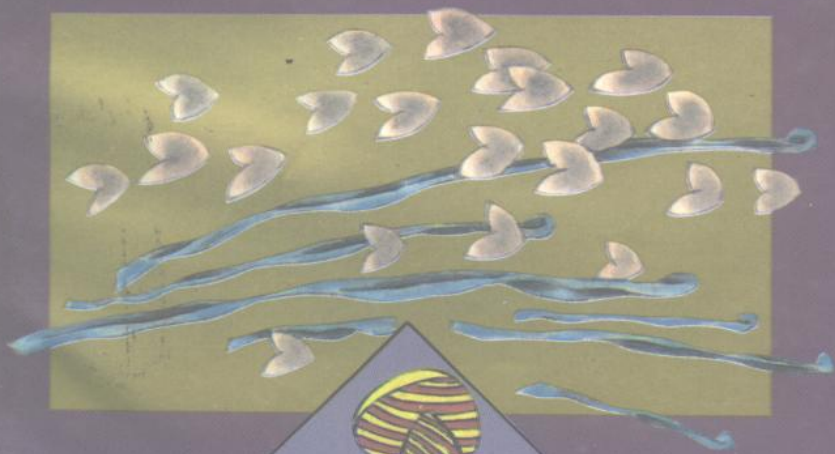


向弓
主編

名家經典
紀懷散文選

我的朋友

胡適之



四川文藝出版社

向弓
主編

名家經典
紀懷散文選

我的朋友

胡適之

蕭南／選編

1995・成都

四川文藝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李卫国 陈建华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我的朋友胡适之

定价 10.00 元

编者 萧 南

ISBN7—5411—1307—7/I·1226

1995 年 5 月 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20,000 册

印张 9

字数 20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目 录

温源宁	胡适博士	(1)
梁漱溟	略谈胡适之	(5)
周作人	知堂忆适之	(7)
梁实秋	胡适先生二三事	(12)
梁实秋	怀念胡适先生	(19)
徐志摩	致胡适六封信	(32)
刘半农	刘半农致胡适	(43)
刘半农	论胡适之的“好好先生”	(46)
千家驹	我和胡先生结识的详细经过	(48)
叶灵凤	胡适与我们的《小物件》	(54)
张中行	胡博士	(56)
沈刚伯	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	(61)
沈刚伯	纪念胡适之先生演讲会讲词	(66)
张爱玲	忆胡适之	(72)
李 敖	我与胡适的“微妙关系”	(84)
李 敖	胡适来信“贻当”	(88)

DQ 13/15

顾学颢	听胡适之先生讲课	(92)
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最后的岁月	(96)
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后记	(135)
唐德刚	胡适之先生的婚恋生活	(139)
唐德刚	闲居纽约时代的胡适之	(159)
唐德刚	写在书前的译后感	(179)
夏志清	胡适的太太和女友	(190)
夏志清	五十年代的胡适	(203)
苏雪林	也谈胡适留美时的女友	(207)
石原皋	胡适敬重朋友和讲礼貌	(220)
石原皋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	(224)
石原皋	胡适的藏书和书斋	(230)
罗尔纲	关于胡适的点滴	(235)
胡乐丰	回忆适之叔为我书扇的一段旧情	(242)
周 枏	胡校长为我出证明	(244)
程法德	关于胡适及其家庭	(248)
叶君健	访胡适故居	(254)
唐德刚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	(258)
林语堂	胡适之述辜鸿铭	(273)
梁羽生	梁寒操挽胡适联	(280)
梁羽生	补谈挽胡适联	(282)

胡适博士

温源宁

在少数人眼中，胡适博士不是老练的敌手，就是很好的朋友。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是老大哥。大家都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甚至他的死敌也这样看。他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交际界，尤其是夫人、小姐们，所欣赏的是“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看似区区小节，实则必不可少，在这方面，胡博士是一位老手。他有个妙法，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愚拙的人，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他颇有真正的民主作风，毫无社交方面或才智方面的势力眼。

胡博士每礼拜日会客，无论何人，概不拒之门外。不管来客是学生或共产主义者，是商人或强盗，他都耐心倾听，耐心叙谈。穷困的人们，他援助。求职的人们，他给写介绍信。有人在学术问题上求教，他尽全力予以启发。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他便报以零零碎碎的闲谈。客人辞别后，都有不虚此行之感。

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

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①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胡博士学识极为渊博。万物万事，他都有所了解，上至最玄妙的佛学，下至一些补药的配制成分。他博览群书；柴霍甫^②的短篇小说，他译过一部分；中国诗词，他编过《词选》；初期中国哲学，他写过一本论述，佛家教义，他时常提供它的一鳞半爪；如此等等，说也说不尽。他执笔议论五花八门的主题——政治，社会问题，历史，进化论，校勘，等等。浏览一下《胡适文存》的目录，对他的知识领域之广，才艺之多，你会有点概念，再加上他舌粲莲花，谈笑风生，常常叫人长见识而不卖弄学问，你对他的为人就有个全面的印象了。

胡博士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在他的著作里，谈话里，作风里。他一点不想有所隐瞒。他没有神秘之处：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无暗影。他的心灵像一座广阔的明镜一般的湖，没有神奇深邃的裂口，也没有超现世的倒影。对这么一座湖，我们并不关心它的深度，只欣赏它的湖面，那湖面映照一切，能把洁净、齐整的宇宙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不涉及精神风度、灵魂和宗教。

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受到应得的赞赏，正是文如其

① 奥古斯都大帝：（纪元前 27—纪元后 14）罗马第一任皇帝。

② 柴霍甫：（1860—1904）俄国小说家，剧作家。他对于人性及其弱点有深刻的理解，悲观色彩极浓。

人。我们一想到赫克尔^①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可以根据物质、力、和遗传的习性来说明的简单的宇宙机构，一下子在我们心目中出现了。我们一想到赫胥黎^②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人类一下子成了一种容易理解的很简单的动物。我们一想到约翰·司徒亚特·米尔^③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我们一下子认识到，思想过程要靠三段论法和命题来形成。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值得赞赏，他的信条清清爽爽，更值得赞赏，这跟赫克尔、赫胥黎和米尔不是有些关系么。

因为胡博士在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不错，他是个哲学家；然而，这个称呼肯定难以说明他的一切活动。因为胡博士经常给一些期刊写文章，谈大家关心的问题，人们称他为小册子作家。不错，可以这么称呼；然而，假如有谁认为他也有小册子作家那种心理状态和机会主义思想，那就是极大的诬蔑。因为胡博士从不摒弃现世的物质财富，人们说他是俗人。当然，他也是俗人；不过，只有仅仅在宴会上认识他的人，才有可能产生这个印象。要拿一个词儿来说明他是哪一种人，我看，用18世纪所谓“哲人”二字最为恰当。伏尔太^④，达·朗贝尔^⑤，赫巴士^⑥，艾尔法修^⑦，狄德罗^⑧，泽力米·边沁^⑨，都是哲人。他们全都有些俗人的风味，有些学者

① 赫克尔：(1834—1919) 德国生物学家。

② 赫胥黎：(1825—1895) 英国生物学家。

③ 约翰·司徒亚特·米尔：(1806—1873) 英国逻辑学家，经济学家。

④ 伏尔太：(1694—1778) 法国哲学家，戏剧家。

⑤ 达·朗贝尔：(1717—1783) 法国数学家。

⑥ 赫巴士：(1723—1789) 法国哲学家，无神论者，唯物论者。

⑦ 艾尔法修：(1715—1771) 法国哲学家，作家。

⑧ 狄德罗：(1713—1784) 法国哲学家，作家。

⑨ 泽力米·边沁：(1748—1832) 英国法律学家。

的风味，有些实干家的风味，也有些哲学家的风味。他们对宇宙有精确的见解；他们著书立说，都有实干家的乐观主义和信心，文笔是权威性的，清清爽爽的，谈论天日之下的种种问题。在这一派哲人之中，胡博士并非是最不出色的。在中国，我不敢断定他不是唯一的当代哲人。

略谈胡适之

梁漱溟

一九一七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长我一岁。当时他正是才华最盛的时候。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倡议用语体文，这是开放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开放的，不受任何拘束，一般都称赞他执行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这个人态度好，能够广罗人才，我就是被他“兼容并包”的一个人。我进北大讲的是冷门，没有人讲，我讲的是印度哲学。印度是东方古老文明国，佛教在印度是后起的一个教派，但它在印度的消失也很早。中国有名的玄奘法师虽然赶上，但已是接近尾声。佛教传到中国来，玄奘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一生艰苦卓绝。我很喜欢钻研佛教，也算是玄奘这一派。

刚才我讲了，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

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胡适喜欢谈墨子，梁启超同样也喜欢谈。墨子很了不起，他的书有《经上》、《经下》，墨子书保存有古代科学内容，许多是自然科学。人们开始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墨子的书传下来却是放在道藏中。《韩非子》的《显学篇》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后来大都失传了。儒家传下来的只是《荀子》和《孟子》。

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五四时期，北大出现陈独秀、李大钊，还有顾孟馀等人，他们都讲社会主义学说，有好几派，有人讲英国的基尔特主义，有人讲法国的工团主义。学生中的思想也有很多派，有很多出名人物，如傅斯年、许德珩等等。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他是旁听生。傅斯年创办的刊物是《新潮》，还有个刊物是《国故》。“国故派”里就有名教授黄侃。北大还有“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二马”（马叙伦、马裕藻），“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等等。当时人才济济，因为蔡先生爱才，奖励后进。我现在已是九十四岁，离那时很远了，但是对当时经常讲的那几个字——兼容并包，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本文由曹月堂、丁介辉笔录整理，并由梁漱溟先生阅过。）选自《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二月出版

知堂忆适之

周作人

今天听说胡适之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去世了，这样便成为我的感旧录的材料，因为这感旧录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他的一生的言行，到今日盖棺论定，自然会有结论出来，我这里只就个人间的交涉记述一二，作为谈话资料而已。我与他有过卖稿的交涉一总共是三回，都是翻译。头两回是《现代小说译丛》，和《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说月报》登载过的译文，鲁迅其时也特地翻译了几篇，凑成每册十万字，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里，稿费每千字五元，当时要算是最高的价格了。在一年前曾经托蔡校长写信，介绍给书店的《黄蔷薇》，也还只是二元一千字，虽说是文言不行时，但早晚时价不同也可以想见了。第三回是一册《希腊拟曲》，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末了说道：

“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戈戈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过，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

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即如第六篇拟曲“呢谈”里有“角先生”这一国字，是翻译原文抱朋这字的意义，虽然唐译苾刍尼律中有树胶生支的名称，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适之笑着答应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可是注文里在那“角”字右边加上了一直线，成了人名符号，这似乎有点可笑，——其实这角字或者是说明角所制的吧。最后的一回，不是和他直接交涉，乃是由编译会的秘书关琪桐代理的，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这一年里，我翻译了一部亚波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到一九三八年编译会搬到香港去，这事就告结束，我那神话的译稿也带了去不知下落了。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因为编译会的工作已经结束，我就在燕京大学托郭绍虞君找了一点功课，每周四小时，学校里因为旧人的关系特加照顾，给我一个“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的尊号，算是专任，月给一百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其时适之远在英国，远远的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鍾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他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拚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臧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手笔，署年月日廿八，十二，十三，臧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惶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今日王古鲁也早已长逝，更无人知道此事了。

未了还得加上一节，《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

可庆幸的事情。

此文原题《北大感旧录（七）》。

见载《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出版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民国十七八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馆，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